

诗歌港

过年(外一首)

邓兆文

对联,剪纸
门里门外,透着一个
喜字

枣饽饽点缀的江山
稳固,亮眼
鸡鸭鱼鹅排着队接受
烟火的检阅

香炉,糖果,点心在
牌位前怀念
以父母为中心的圆
渐渐成形

儿孙绕膝的欢,醉了
老人干涸的心田
年夜饭,春晚,压岁钱
堪比相声里的『包袱』

一个比一个甩得响
给力
中国人的年,慧中秀外
用一个字形容:彩!

瓦罐

既然都是瓦罐了
还在乎什么黑白 俊丑
价值是一回事
使用价值又是一回事

从窑火中走出来
早已看透了人间冷暖
活着 不是为了好看
而是好用

装银元是装
装咸菜也是装
在瓦罐面前 众生平等
碎了 做一枚垫脚石
还是有用

流年记

年集即景

李晓艳

盼年,喜欢这浓浓的喜庆氛围。
过了腊八,年的序幕渐渐拉开,想起了一首童谣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廿三糖瓜粘,廿四扫房子,廿五做豆腐,廿六煮煮肉,廿七杀年鸡,廿八把面发……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。”

备年货是浓浓年味的体现,买年货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集市。

走进集市,只见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。有扫房子的鸡毛掸子,做豆腐的大黄豆;有蒸饽饽的面,打年糕的米;有祭灶的糖瓜,待客的干果;有姑娘要的花,小子要的鞭,还有老头儿老太太要的大红灯笼和花棉袄……

果蔬新鲜丰富,农副产品应有尽有,小物件、小摆设琳琅满目,装饰品色彩斑斓。地上的摊位摆得满满当当,令人目不暇接。

这里还有浓浓的乡音、热情的叫卖、淳朴的笑容……鸡鸭鹅啼中,你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带着泥土味的原生态民俗,整个人忽然就融进喜庆里了。
“卖饽饽粉喽!”一老农提着一篓子白粉块,以十足的乡音告诉围观人用饽饽粉做出的饽饽又白又香。老辈胶东人有把大饽饽当年礼互相赠送的习俗,为了送礼有面子,蒸饽饽时就用饽饽粉涂在表层,饽饽粉能起到增白美观的作用。现场购买的多是老人,她们熟知又欢喜地传承着祖辈的面食文化。

与饽饽粉相邻的摊位,一块红布上摆满大大小小的木制模子,大的巴掌大,小的拇指粗。大模子深凿的椭圆形凹洞,里面刻着莲子、如意、鲤鱼的花式。小模子呈圆柱形,底面凸刻着花朵。旁边有几张白纸,上面印着小模子上小小的花儿。“来,买一个大模子送一个小模子外加一包胭脂色,保你做出的莲子、如意又漂亮又喜庆!”前面买完饽饽粉的人们又凑到这个摊位上忙着选模子。

胶东人过大年除了蒸枣饽饽、花饽饽外,还要用模子做莲子、如意、鱼形的花样面食,寓意吉祥如意、年年有余。面食出锅后用小模子点上胭脂花更显喜庆。

“看这小红辣椒,辣味足着呢!过年炸油拌个菜那是喷喷地香,热热地辣啊……”

“你看这芥菜,这可是纯绿色食品,城里没有的。”农家人说着用手拢了拢装菜的袋子,我竟闻到了清新的春天的味道!

跑山鸡虽被束缚了翅膀,还在用粗壮的利爪刨着冰土寻食吃,红艳艳的鸡冠抖动着像开在夏日里的花。人们都喜欢到集市里选购老农养的跑山鸡,个儿大又肥壮,大鸡寓意大吉,是年夜饭的一道主菜。

水箱里的鱼用力地翻着水花,围观的人聚精会神地选着体态肥硕、蹦得欢的鱼。

被吊在半空的牛羊肉冒着热气,吸引了更多的人选购。

年画也只有在这样的集市才能看得到,画风虽质朴,但每处落笔都洋溢着喜庆,这氛围感染着喜滋滋的人!

卖门对儿、卖福字、卖窗花儿……满摊位的红,那红从地上延伸到半空,一直延展到两棵大树间拉着的细铁丝上。那些挤在一起的大红门对儿,满是吉祥喜庆的祝福语,或是黑红搭配,或是烫金大字龙飞凤舞,阳光下金色闪着光亮,那字挥洒得有力道,让人看着就兴奋!

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,那些不知是被冻着了还是被这喜庆染红腮的顽皮孩子,围在烟花摊前不肯走,用零花钱买几个小小的摔鞭儿,吓着路人,他们笑得是那样无拘无束……年的热闹、年的繁华、年的味道,都融在了这集市里。

“娇耳”情

岳立新

在北方,冬至和过年有吃饺子的习俗。

很小的时候,爷爷就告诉我,饺子在很早之前不叫饺子,叫“娇耳”。相传医圣张仲景曾官至长沙太守,告老还乡时正值大雪纷飞的冬天。返乡路上,他看到许多百姓衣不蔽体,耳朵都冻坏了,便命弟子搭起食棚,将羊肉、辣椒和驱寒药材放到锅里煮熟,捞出剁碎,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的食物,下锅煮熟,做成“驱寒娇耳汤”,送给百姓连汤带食吃完,于是冻伤慢慢都痊愈了。后来,逢冬至人们便模仿着做那耳朵形状的食物,直至今日,“娇耳”慢慢演变成了“饺子”。爷爷告诉我,过去,日子过得苦,只有冬至和过年,才能吃顿饺子。

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村落,饺子是逢年过节、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能吃的稀罕物。后来我上了小学,每年冬天同学的耳朵都会冻伤。奶奶说,都是因为他家里穷,冬至没吃上饺子。

有一年冬至,怕一大家子人当天包饺子来不及,奶奶和妈妈就提前一天把饺子馅调好了。晚上,爷爷便对奶奶说,先少捏几个尝尝咸淡吧。奶奶领命,和了面,和妈妈一起动手,很快就包了几十个饺子出来。按照老家的风俗,妈妈在包的第一个饺子里放了个硬币,说“大人吃到有力气,小孩吃到长大个”。想来爸爸妈妈叔叔婶子也想多吃几个解馋,但饺子刚下锅,爷爷便发话了,一会儿大人每人尝一个就行了,这些饺子是给几个孩子吃的。我们几个孩子一听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,就像领了圣旨一般。饺子煮熟后,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整碗,但都没吃到硬币。老爸慌了,一边数落我们是不是只顾着吃,把硬币也吃了,一边准备香油让我们喝。当时,我吓哭了。最后,还是妈妈在锅里找到了那枚硬币。

上了中学后,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。我在学校住宿,每个月才能回家一趟,每次回家妈妈都会给我包饺子解馋。后来,学校的伙食改善了,但饺子依然是“奢侈品”,想吃几个饺子要节省好几天的伙食费才行。

高中毕业,我入伍走进军营。入伍第一年的冬至,我和战友们一起包饺子的情景至今难忘。那是我第一次包饺子,新兵连所有战友集中在食堂,一个班围着一张桌子,由班长带领包饺子。他一会儿教这个怎么拌馅,一会儿教那个如何擀皮,然后分几个步骤教我们包了人生第一个饺子,虽然样子歪歪斜斜不怎么好看,但幸福的笑容却始终挂在我们的脸上。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战友们来说,饺子已不仅仅是一种吃食,它承载着的是一种乡愁,是心底浓浓的真情……

如今,饺子不再是过年过节才能享用的美食,但每年的冬至和过年,人们对饺子仍然情有独钟。那面皮片片摊开,如冬日照耀下的大地;那菜肉交融,互相渗透,如人间温润的天籁;那面皮包裹住馅儿,如地气精华和水谷精气被裹住……

一枚饺子,俨然一个滋味丰美的小宇宙,包裹着我从童年到不感的五味人生。

人世间

宝儿,来世别再做猪

沐溪

我无意间读到高吉波先生的短文《那年,那头叫小黑的猪》,心中好多天都萦绕着高先生文中小黑的模样。

文中这样说:小黑长大了,要卖到公社的食品公司去。它从小跟着我父亲走习惯了,卖它那天,十五里山路,也是很高兴地跟着走去的。

到了食品公司,见其它的猪正在被杀,小黑紧紧依偎着我父亲的腿,全身发抖,寸步不离。我父亲想把它再领回家,但想想全家八口人的贫寒目光不得不依靠小黑温暖,最终还是咬咬牙把它卖了。

这篇短文我读了一遍就流泪了,心里一阵刺痛,想起了小时候我和奶奶一起养大的一头猪,它的名字叫宝儿。

宝儿全身赤白,没有一根杂毛。三个月大的时候,我和奶奶在集市上相中了它。它长得胖乎乎的,一副讨人爱的小模样,我对奶奶说,咱们叫它宝儿吧。奶奶点头允许,嘴里还说:“我们好好喂它,等过年了,杀了它,卖点钱给你爸,也好维持城里一大家子的生活呀!”

那年,我刚10岁,听了奶奶的话,我突然很伤心,不想让宝儿快点长大,更不想杀了它。每天放学,我会给它潮湿的窝铺上干净的泥土,再铺上松软的草,我会跑到山上专门挖它喜欢吃的野菜,譬如苦菜、布布丁、荠菜还有马齿苋,这都是宝儿最喜欢吃的。有时候,我还会用温水泡上一块花生饼给它打打牙祭。

宝儿是开春来到我家的,一晃就到了秋天。看着一天长大的宝儿,我对它的感情与日俱增,它成了我要好的伙伴。我每天最开心的事,就是放学后早点见到宝儿。我怕冬天的到来,更怕过年宝儿被送上案板。再往后的日子里,有啥好吃的,我都会给宝儿吃,奶奶给我买的糖果我分给它吃;过节吃的月饼、饼子、白馍我会留出一点给宝儿尝尝。宝儿见我放学回家,会高兴地扭动屁股,尾巴很有节奏地来回甩着。我经常跳进猪舍,用手抚摸着它的头,叫着它的名字和它说说话,它会哼哼地叫着来回应我。

很快就要过年了,我的心开始惶恐不安起来。有一天放学后,我干完了所有的活儿,晃着奶奶的胳膊说:“奶奶,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杀了宝儿?”说着,我的泪就涌出了眼眶。

“傻孩子,猪养大了不杀,留着干啥?”奶奶故作轻松。“把它留下来陪我好不好?”我不甘心,继续祈求着。

奶奶把我搂在怀里,长叹一声说:“巧儿啊,你还小,哪里知道日子的艰难啊!”我不再说话了,我知道,家家户户养的猪都是为了卖钱来养家糊口的。

宝儿走的那天,离过年还有5天。那天,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,奶奶早早喂了它爱吃的玉米糊糊,仿佛有预感似的,宝儿一口都没有吃。半晌午,家里来了村里的六叔,一起来的还有奶奶提前请的左右邻舍。六叔粗壮的腰板上挂着刀具,雪花在暖阳里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,一片片落在他的身上,也落在了闪着寒光的刀锋上。

很快,大人们把猪圈的门打开了,奶奶轻声唤着宝儿,只见它一边走一边抬头望着奶奶,当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,就停住了。宝儿径直朝我走来,它好像明白今天自己会被杀了,用嘴不停地蹭着我,眼睛里竟然流出了眼泪。我蹲下身抱着宝儿,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哭着央求着大人们不要杀了我的宝儿,奶奶把我拉到一边,很快宝儿就被按倒在搭起的案子上,还没等我回过神来,惨叫声响起,一切都结束了。

我的心突然感觉掉在了地上,从那天起,精神开始恍惚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奶奶找到村里的赤脚医生来家里看我,也没看出这是怎么了。奶奶以为我是吓着了,想着过些日子会好起来的,也就没再当回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三个多月了,我还是说不出话来,奶奶急了,托人告诉了城里的父母。父母把我带到了城里,妈妈心痛地抱着我,一种久违的母爱瞬间在我幼小的身躯里传递,我趴在妈妈的怀里突然哇哇地大哭起来,宣泄着一个10岁孩子内心所有的情绪。从这以后,我不治自愈,又能说话了。

我的猪叫宝儿,希望它来世不再做一头猪。